

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

# 新周刊<sup>®</sup>

NEW WEEKLY

2005.3.15 ISSN 1007-7006

199 06>  
9 771007 700002

www.newweekly.com.cn 零售价:RMB15.00

# 遇 街头文化

什么时候，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街头  
城市街头排行榜

街头史：革命之后是时尚

陈文茜：我与男人和政治的游戏

新浪是怎样成为“新浪标准”的？







张大力

## 一个在街头涂鸦的北京艺术家

什么是涂鸦?涂鸦一旦被引入中国,便成了“变种艺术”,在今天的中国它是否被视为一种正当的街头文化,都有待斟酌。

1987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,不久即到意大利从事“抽象水墨”创作的张大力,面临生活上的困顿(雕塑很贵,涂鸦用的油漆喷罐很便宜),以及对艺术家在城市生活却对城市艺术毫不相干的态度的置疑,他把水墨泼到了街头、公园和广场——像那里大多数普通的大人小孩那样,涂鸦表达了他即兴的、发自内心的声音。

如果意大利是一个自由随性的国度,那么1995年他回到中国当时被他称为“简直一个科索沃”的北京,则恰好成全了张大力的“中国涂鸦创始人”之名。北京正值大兴土木的拆迁高峰期,张大力每到晚上就骑着单车,在雪白的墙上每几秒钟画一个“大人头”。每晚要画上百个的创作速度,颇有点“神出鬼没”之意。张大力说,“我并不想影响人们的视

觉感受,我只在城市的角落里画,尤其是废旧建筑物、拆迁房墙壁上,人们不会刻意地记住它,但它存在着,当有人提起的时候,你会说‘我也见过’,但你可能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这就是我要的效果:一种不经意的感觉。”一时间人们在二环路、平安大道,甚至是小胡同以及各种立交桥下惊见同样的“大人头”:一个没有表情、冷漠、难以言说的“大人头”在城市里飘来飘去,它到底在诉说着什么?北京媒体哗然:“谁画的‘大人头’?”片警曾立案侦察,将张大力列为重点防范对象,并信誓旦旦地说:“抓着要关他20年!”张大力看到报纸,吓了一跳。

1995-2000年是张大力在北京的“涂鸦”高峰期。而今,张大力坐在他那所租住的1970年代老房子的工作室里,回忆警察找上门来的1997年(画了整整两年才被“抓”到),不免想笑。背后是他正在创作的雕塑作品《一百人》。

“涂鸦怎么像是犯罪呢?涂鸦是最和谐的

街头文化。”张大力后来把他看到的别人对“大人头”的反应拍成系列照片,取名“对话”,后在各国展览。有评论说,张大力的“大人头”表达了这座城市无处不在发生的事情,比如我们的日常行为、拆迁、建楼、交通事故、性、酗酒,以及各式各样的暴力事件,城市的扩张、暧昧的张扬,让我们兴奋、躁动和不安,而在城市的角落里则是一片狼藉、混乱。

通过这样的形式,张似乎为他的涂鸦争取了一点点权利,“最重要的是,警察‘同意’了,或者说麻木了”。他还意犹未尽地加了句:“要是大家都这么干就好了。”

“涂鸦是城市文化的标志。”他认为北京街头缺少涂鸦,可是首先中国的街头就不像是涂鸦的天然场地。张大力最欣赏的涂鸦文化,应该像西方的那种开放,那种大众化。尽管他也不确定城市管理条例上到底对涂鸦有着怎样的明文规定,不清楚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究竟是怎样看待城市街头文化的,但他觉得之所以没有后来者跟上,这跟一个民族的文化、气质有着紧密联系。“欧洲人生气了就要表达出来,涂鸦有时成了他抗议的工具,但中国人不,其实整个亚洲人都是这样,都是要通过别的很含蓄的方式。”

我们的街头应该还有什么?谈及此,张大力开始了他一贯的诘问:我们的街道干嘛要刷成一样的颜色(比如北京尤其是逢开会期间)?马路不要那么宽,人行道可以宽点,放些椅子给那些去了超市回来的老人坐坐不是很好吗?我们甚至可以做些雕塑放在很宽敞的人行道口,总比写上“节约用水”的标语强多了吧?

逐渐将创作重心转移到雕塑的张大力,最近一次涂鸦是在2005年年初,一次跟朋友吃完饭,兴致所至。他曾经希望“大人头”像切·格瓦拉一样流行,而在广东美术馆的书店里,也有印着“大人头”的文化衫出售,但毕竟,人们或许像是淡忘了,张大力说道:“挺可惜,怎么没人跟着画。”(文/夏楠)



在北京的待拆建筑上曾多次出现的“大人头”,其实是张大力的侧面自画像(图/由被访者提供)。